



发小把我拉黑了

□梁晓丽

发小问天，是我穿开裆裤时的玩伴。

发现被他拉黑是在腊月初。我在街头看见有人卖梅花，屏住呼吸，清香味扑面而来，恍然惊醒腊月又到了。我想起了问天，掏出手机，打开他的私信写道：问天，生日快乐！按了发送键发过去，我按了无数次，咋也不听我的使唤，一按就是你们还不是朋友，需要验证。我不死心又反复按了几次，得出一个结论：我被他拉黑了。

我愣在原地很久，感觉就像面对面站着，我喊他，他不理我，或者是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就走了。

那晚我失眠了，漆黑的夜，宁静的夜，孤寂的夜，我的内心波澜起伏。

问天比我小一岁，他出生时，我的奶奶抱着我在天井院子里玩，只听“哇哇哇”几声洪亮的啼哭后，满脸麻子的接生婆打开正对着天井院子的歌房门，大声嚷嚷：“生了，生了，是男孩！”那个男孩就是问天，他是三奶奶大儿家的独苗。

问天一岁多，我两岁多，大人不在家时，我时常牵着他的手，跟在一帮哥哥姐姐身后玩，我是大姐姐的跟班，问天是我的跟班。上幼儿园了，有一天，埡口梁的水秀，因为我不小心踩了她的脚，把我的板凳藏在了教室外的黄葛树下，那时我们都是自己带小板凳去上课。放学后，问天不声不响地将水秀推到了路边的冬水田里。冬水田的水漫过了田坎，没过水秀的身子，溅起一尺多高的水花，她在水里扑腾，像个鸭子，嘴里呛了水，大喊救命。一个大人听到呼救声赶来，一脚踏进水里，在水田里摇晃着，把水秀救了起来。水秀成了落汤鸡，棉袄棉裤都被打湿透了，回家后就发高烧。她父母想不过，跑到三奶奶家又哭又闹，要么赔钱，要么就把问天交出来，也把他推到冬水田里。

我的堂叔是出了名的护犊子，他对前来闹事的人说：“要钱没有，只有老命一条。”他搬了条凳子挡在堂屋门口，掏出长长的烟杆，叼在嘴里，一副油盐不进、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让水秀的父母有理难说。我和问天躲在灶门口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水秀的父母讨理不成，只能气呼呼地走了。第二天上幼儿园，问天说屁股疼，我才知道我走后，他挨了堂叔的打，屁股上被桑树条打起了红印子……

这件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回忆真好，当你逆流而上时，他就在脑海里，在心里，在离你最近的地方。然而，他又让人懊恼，因为有回不去到不了的无奈。

问天初中毕业后就随他舅去了南方打工，在一个电子厂做保安，一干就是三十年。我比他幸运，母亲自己没读过几天书，但她说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上学，我上了当年热门的中专。再

后来，我们都各自结婚成家，他带回来一个湖北妹子，也在厂里打工。那妹子辫子长长的，只是咧嘴笑时，满口的牙齿黑黑的。一年四季，问天都在南方，只有春节才会拖家带口回来。

为了生存我们都身不由己，他乡没有亲人，但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时间和距离，拉长了空间，把我们挡在彼此的世界外。有了网络，我们好像又隔空住在了彼此的身边，但也很少说话。生活不易，各自工作，各自有责，不常联系，不是不重要，也不是忘记。

我没有想到他会把我拉黑，守着一夜的黑，睁着眼看天明，窗外白色的雾带着风在城市的上空飘荡，父亲来电，电话中，我说了问天的事。父亲在那头说，问天出事了，今年经济不好，厂子垮了，失业了，媳妇也跟别人跑了……

父亲还在说，说的啥，我一句没听清楚，脑子里一直重复着问天失业了，媳妇跑了……但我想不通，即使这样，他也没必要将我拉黑，或许他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他的状况，不想让人笑话或是同情。但他忘了，我们打赤脚在乡村的小路上留下的脚印，还有他曾为我挨的打。

挂了父亲的电话，我很快拨通了问天的电话，响了很久都没人接。我再打，还是一样。一个上午过去了，电话还是没回过来。下午，我又拨了过去，三声后，电话接通了，传来很小的声音：“小丽姐姐。”他正要说话，我打断了他的话，我气他把我拉黑，把我推到兄妹之外，我说：“你还知道我是姐姐呀！”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嘿嘿地笑了几声。我在这头数落起来，说他把我当外人，出了那么大的事，不给我说，还把我拉黑了。电话那头一直是安静的，偶尔听到有车经过。我对他说，有什么难处一定要说。问天在那头带着哭腔说：“打工的厂垮了，媳妇也跑了，我拉黑了很多以前的朋友、老乡，想悄悄地离你们远点……”

给问天打完电话，窗外飘起了小雨，我的脸上热乎乎的，心情久久难以平息。我让问天把我移出了黑名单，我们又重新守候在彼此的生命里。我给他留言：如果有一天，你在外头撑不住了，就回乡来吧！虽然在土里求生很苦很累，但故乡是最无条件包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心灵最终都要栖息在那里的西山坡上。问天在私信里回了一大串流泪的表情。

人与人相遇，是缘。

朋友圈就像小客厅、小窗口、小人生，有人卖东西，有人表达喜怒哀乐，也有人分享成功失败，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朋友间的互动，你应该欣喜可以看到这些缥缈的动态，这说明他愿意把生活分享给你。

拉不拉黑，是一个人的自由，有厌恨、自傲、自卑，等等。问天把我拉黑，我感觉我在黑夜里独行……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

谁家新燕啄春泥

□黄海子

早春的窗外，细雨如烟。

新开的工地上两只燕子正忙碌地啄着新泥。它们啄泥后迅速飞走，不久又返回。看它们裁剪着烟雨来来回回，心里有问：谁家的新燕？

远处的斜坡上，“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意境，被细雨浸润得朦胧又清静。

思绪如雨，细细腻腻地飘回多年前的乡下，那里有我家的两窝燕子。

我家的两窝燕子，一窝栖息在堂屋的墙上，另一窝则在屋檐的墙上。通常，屋檐上的燕子会比堂屋的更早到来。屋檐上的那对燕子，总是在春耕尚未开始时就抵达。而堂屋的那对，则总是在春耕启动时准时入住。但这两窝燕子几乎同时开始修缮它们去年的旧巢。我在想，或许是春耕的缘故，新翻出的泥土更适合它们筑巢。它们翻新巢穴后，雌燕便开始产蛋。一只雌燕，一次最多能产下两到六枚蛋。雌燕产完蛋，燕子夫妇便共同承担孵化的职责。

我们家堂屋和屋檐上的两对燕子夫妇，都在四月初五月初孵出小燕。小燕孵出后，燕子夫妇便忙碌起来。它们整天在碧绿的稻田和玉米地上空飞来飞去，寻找昆虫。嘴里塞满昆虫后，它们便像箭一样飞回巢中，喂养它们幼小的孩子。

这段时间，是我最不能懈怠的时候。因为如果我早晨稍微起床晚一些，堂屋里的燕子就会在窝里大声吵，它们全家都跟着吵。直到起床打开门。门一开，燕子的父母像阳光下的影子般迅速消失。正当我以为它们是去给孩子们觅食去了，回头才发现夫妻俩正悬停在堂屋门外，对着开门的我再次大声地数落。它们一数落，窝里的小燕子又跟着父母一起数落起来。仿佛要等到我为迟开门给它们道了歉，它们才肯罢休。最可气的是，屋檐上的那窝燕子，也来帮堂屋这家的腔，叽叽喳喳地吵个没完没了。

到了五月底六月初，小燕子的羽毛变得丰满，就开始随父母学习飞翔和捕食。在小燕子学习飞翔的六七天里，家里就像来了许多小客人，整天都是叽叽喳喳的声音，使得我家的整幢房屋都变得很是热闹。除了晚上睡觉，小燕子们总是不停地喧闹——它们第一次见到如此宁静高远的天空，如此清静辽阔的大地，感到非常欣喜、震惊。于是各自不停地叽叽喳喳地惊叹着自己的所见所闻。

而在这几天，我依旧得早开门，晚闭户。因为我知道，堂屋住着的燕子父母天刚发白就带着小燕子们出去学习，见不着光亮才飞回家来。在这六七天时间里，小燕子们学会飞翔与觅食后，小燕子们就会离开父母以及我们家，去建新家。燕窝里，送走孩子们的燕子父母，则开始准备孕育

第二批小燕子。

我家屋檐上的那窝燕子，就是在准备孕育第二批小燕子时飞离我家的。

老家的六月到八月，是最爱下“偏东雨”的季节。这个时间的偏东雨，还常常夹杂着大风，这大风老是没规矩地乱刮。像腊月里走亲戚喝醉酒的汉子，一副踉踉跄跄、东倒西歪的模样。

就在这样一个下午，毫无预兆地又下起了偏东雨。随之而来的风将雨搅得乱七八糟的。我赶紧收起晾在院坝里的衣服，顺手就把晾衣竿斜靠在了屋檐的墙上。谁知晾衣竿刚靠上墙就被风一搅，顺势就砸向了墙上的燕子窝，将燕子窝敲掉了一大半。我看见被敲坏的燕子窝，赶紧将还支在燕窝上的晾衣竿拿开。就在这当口，两只燕子穿风过雨回来了。它们看见我手里拿的晾衣竿，又看到自己被敲掉半边的“家”。出离的愤怒——我走到哪里，它们就跟着飞到哪里，嘴里愤怒地叫着，仿佛在质问我为什么要捣毁它们的家。它们一直就这样追着我，连我进了屋里，它们也冲进屋来，在我头顶上空盘旋着，用骨缝里挤出的愤怒，不停地对着我叫：叽喳！叽叽喳！叽叽叽叽喳！

这事我哪里解释得清啊！

或许是燕子实在是太痛恨我，不想再见到我——风雨尚未停息，它们愤怒地冲进风雨中，再没回来。

老家人都说，燕子特别记恨、记仇。因此我家屋檐上那半边燕窝，就一直空在那里，再没燕子来修葺、落窝。

而堂屋里那对燕子夫妻，却在我们那年冬天举家外出的时候，再不见它们了。不过我能猜到，它们千里迢迢回来，看着紧闭的大门，一定是大吵了一阵后，落寞地飞去别处安了家。

后来，我再回到老家经营生计的时候，看着堂屋里空空的燕子窝，真希望它们不要记恨我们太久，能飞回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也幻想有别家的燕子，在别人家受了气，一气之下飞到我家来。

万幸的是，没有一对燕子夫妇再飞进我家。要不然，当再次举家离开老家的我们，又得让它们重新去寻找新的地方落户安家。

窗外，那对燕子仍在烟雨朦胧中衔泥。

凝视着燕子衔泥，想起老家远去的燕子。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从乡下走出来的我，不正是另一只燕子吗？——这大半生，一直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穿梭，剪裁自己想要的生活。在这剪裁里，我是多么渴望为自己的奔波生活筑一个安定的巢啊。

——巢里有我，当然有衔泥的燕子。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二月的麦地

(外一首)

□徐作仁

站在麦地边，你看见
第一波拔节的声响身姿健硕
用心触摸，乡村的立场
柔软而硬朗

打燕河备好了三月桃花水
东风，从小木桥上抖擻过来
你跟它很熟络，彼此间
不须指认与介绍

长得最高的那几支叶尖
张扬你的禀性，把春光举绿
白蝶抢先一步，带着你衷肠
爱护着，慢慢抚过麦地

父亲，你是吃麦子长大的
你的麦子，正孕育四月的茁壮
待几场酥雨，再待几拨丽日
你会挥镰，收割芒种的金黄

乡下的树

乡下的树都是有户籍的
都有一个叫得顺口的小名

叫张三的桃树，在篱下开花
称李四的梨树，高过后檐
贱名王五的鸡血李，一颗颗
就像他媳妇的紫红脸蛋

赵家的歪脖子柳很老实
一枝搀扶你，一枝给你指路
杨家的护房槐特大方
一朵送你雪，一朵赠你香

周孙氏被接进城之后
那棵百年黄葛树，老守在村头
让笨性的赵钱孙李周王郑吴
冲嘴壳、掰嘴劲、晒快乐幸福

与乡人一样，乡下的树
扎根乡土，任随荣枯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